

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员工学炼法轮功



【明慧网】2月23日，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墨西哥市，向联邦政府机构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员工介绍法轮功、并教授功法。许多员工学炼了法轮功功法后，缓解了压力，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、舒服。

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是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，负责向民众提供健康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。

教功结束后，员工们都希望更多了解法轮功，到附近炼功点炼功。◇

纪念3.05长春电视插播

【明慧网】2月28日，长春市下起了大暴雪。雪景清淨，天气也并不寒冷，大雪纷飞中，人们都说这一冬天也没下过这么大的雪。而在一些人心中，却知道，某一个特殊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在那前后，长春总是要下大雪，好多年都是如此。

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利用整部国家机器打压对真、善、忍的信仰，中共开动了全国上下所有的舆论工具，造谣诬陷、抹黑法轮功。中共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发声，传播法轮功真相意味着反党反政府，将要被抓捕关押、酷刑折磨、迫害致死。

人们无法了解到迫害的真相，即使曾经有过对身边的法轮功修炼者美好的印象，也都在中共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中淡忘或者根本不敢提及。中共导演的天安门“自焚”骗局，更是欺骗了无数的世人，去反面认识法轮功，甚至仇恨法轮功“真善忍”信仰。

2002年的3月5日晚上8时，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同时播出

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》、《是自焚还是骗局》，时间长达四、五十分钟。估计近10万长春市观众收看了电视片，很多人因此得知了法轮功被中共造谣迫害的真相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.05长春电视插播事件。

对此次成功的真相插播事件，迫害元凶江泽民十分恐惧，暗中密令对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“杀无赦”。随后，中共警察在长春市非法抓捕了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，在大抓捕中，很快就有大约7人被毒打和折磨致死，已核实姓名的有刘海波、李淑芹、李容、侯明凯。另有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。

主要插播者刘成军，在遭受1年零9个月的残酷牢狱折磨后，于2003年12月26日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；雷明在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后，于2006年8月6日含冤离世；梁振兴在狱中受尽折磨，于2010年5月1日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离世。

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，以付出

生命的代价维护着家乡父老的基本知情权、告诉人们“真善忍”对人类社会的价值。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社会道德败坏至极，也让更多的人反思、理解了当年法轮功学员为坚守“真善忍”道德丰碑而付出的代价。

大雪弥漫春城，是苍天在告诉世人：此地有冤情，而那冤情终将得以昭雪！可贵的中国人，您需要做的，就是放慢脚步，来看一看，听一听，那些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真相！◇



丹麦健康博览会上 喜逢法轮功

【明慧网】2018年3月3日至4日，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丹麦第9大城市瓦埃勒市的健康博览会。被法轮功展位祥和的能量所吸引，不少人前来学功，反响热烈。博览会主办方表示：“你们（法轮功）是唯一的免费为大家做好事。谢谢你们！”

在健康博览会上，寻找身心健康的人们一听到“真善忍”就觉得好，想学。莫娜（Mona，图左一）路过法轮功展位时感觉能量场很强，当场就想试一试，和其他人一起现场学功。她五套功法学炼下来，感觉身体很舒服。莫娜学完功后，兴致不减继续与学员交谈。◇



曾经的骨癌患者：师父管我了！

【明慧网】我叫陈庆河，今年50岁，河北职业大货车司机。这些年一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跑车，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自信、乐观的人。

祸从天降

2016年6月中旬，我因身体不适，服药也不管用，疼痛难忍，去呼伦贝尔一家三甲级医院检查，被确诊为骨癌：骶骨一、二节骨头已经黑了，呈蜂窝状，周围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和毛细血管混沾在一起，无法分开。医生说，没有必要做手术，会给患者增加痛苦，并可能造成高位截瘫。

我当时就蒙了。确诊后第三天，我就卧床不能自理。半月前，我还风风光光地开车挣钱，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，呼伦贝尔的草原那么广阔，我还那么年轻，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……，一切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。

看到妻子日渐憔悴的脸和强颜欢笑、苍白的安慰话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还不想死。在病魔的利爪下，我变得那么脆弱、渺小，全身心地忍受着病魔带给我的伤痛。这种痛我真的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，它就像是一把尖刀在我受伤的骨头缝里往外剔着什么，如何承受啊！

7月29日，我们接受了北京专家和内蒙专家的一致建议，保守治疗，回到了河北老家。当时，妻子对我说：让我们一起祈求奇迹吧！

险些与救命法宝擦身而过

大姐是法轮大法弟子，她经常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的主要书籍）。由于受共产党无神论和谎言宣传的影响，我根本就没认识到这就是救我命的法宝啊！心想：我都这样了，还让我看书，你还有没有疼我的心啦。她走时，我让妻子把书拿走了。

又过了两天，她给我带来了一本《绝处逢生》（法轮功学员初期修炼时净化身体的经历）。我漫不经心地随意打开了一页看，作者的文笔挺好，是不是真的呢？他们所说的李洪志师父能有这么神吗？连癌症病人都能看好，真的假的？难道他是神仙？！我为书里每一位绝处逢生的人感到庆幸，他们真有福、真幸运，能得到李洪志师父的救度。我几乎是哭着读完每一个故事。

师父管我了

第二天，我拿起来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我一口气看了好几十页，胳膊

有些累了，也有点困，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慈悲的师父已经管我了。我看了这么长时间的书，身体根本就没有疼，久违的舒服让我睡了一个香觉。妻子叫醒我后，我拿起《转法轮》，接着看下去。然后再吃药就想吐，饭也不想吃。

三天后，我放弃了所有的镇痛药、中药，连同饭也吃不下。虽然不吃药、不吃饭，可是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，剧烈的疼痛没有了，还每天都排便。持续了7天，肚子开始咕咕响，我喝了一小碗汤，一股暖流从胃通透全身。腿可以配合着翻身了，腰按上去也不疼了，肿块也小了。整个人松软地躺在床上，有强烈的放松感，舒服极了。

慢慢地，我进入了梦乡，在梦中看见了慈悲的师父，师父在半空中伸手从我的腿部掀起一块小手帕一样的东西。然后我醒来，腿舒服极了，一点也不发沉了，我幸福地让妻子看着我的腿，我躺着左右来回地晃动着让她看，我们太兴奋了，兴奋得都忘记了感谢师父。我们共同祈求的奇迹出现了，我也成了一个绝处逢生的人。在此谢谢慈悲的师父！◇

修炼法轮功获新生 塔河袁延明被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我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筑路队工人，修炼法轮功获得新生。因为坚持信仰，我多次遭到骚扰、绑架等迫害，并于二零零六年至零八年被劳教迫害。

从房顶摔下多伤病 修炼大法 恢复正常

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，头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清雪，我上房干木工活，做房架子，在房前从梯子往房子上蹬的时候，一只脚在房子上，一只脚在梯子上，这时梯子滑动了，我手里拿着木条子和工具，一下子就从房子上仰面摔了下来。当时就动不了了，气都喘不上来了，浑身剧痛，几乎昏厥。

领导和同事打车送到医院，马上住院，头部中度脑震荡、肩胛骨骨折、脾破裂、胸腔积液，后肋骨折三根，检查时得用担架抬着走，打着止血针，到三天时检查出胸腔积血太多了，大夫都害怕了，脾破了，如果血止不住，就得做手术，住了四、五天，医院把我撵出来了，他们看不到了。再次去医院又检查出腰椎盘突出，这时有病乱投医，领导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，结果吃药不但没好，还把心脏吃成了心绞痛。

在第二年九月份病情严重，转到哈尔滨市第五医院，在那进行检查治疗，又查出了腰椎夹部不连（骨不连），胸椎横突第三节卡折压迫神经（坐骨神经）。

我又去哈尔滨部队211医院和哈医大二院治疗，也确认为此病，那时我刚四十岁，别人看我有七十岁，我被折磨的像个老头，我和妻子在一起，别人都误认为我们是父女俩，那种痛苦真不想活了，治还治不好，还越治病越多。大夫说我必须做手术，否则三个月都挺不过，人就得瘫痪，我对医院治疗已经绝望了。

我的孩子正上学，我老父亲在我这居住，媳妇一夏天干不了几个月的

活，开不多点钱，供孩子上学，照顾老人，我又瘫痪，那时的日子，非常艰难，看病没钱，亲朋好友面前不能提钱，一提钱回答都是没有，谁也不敢借，都怕还不起。

每年必须得去住院，天天都不能断药，吃的止痛药都是带吗啡的那种，我只能躺着连翻身都不能自己翻身。

二零零三年一个法轮功学员到我家来，看我那样跟我说，你学不学法轮功？“学。”问我炼不炼，我说：“炼。”同修给我送来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打开宝书。开始我坐不住，只能躺着看书，就在我看书的时候，身体就在好转，接着就能坐着看书了，很快就能站起来炼功、看书了。

同事、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看到我身体的变化，他们都说：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！

我遭受的种种迫害

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打压，我也遭到绑架、骚扰、抄家、劳教等迫害。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韩国柱领着两个协警到我家，把我和妻子骗到了塔南派出所，一到那就把我用手铐铐上，带到塔河看守所审讯，问：真相哪来的，与谁去的，出去发几次等。因为家里有老人、孩子，家中养着猪，他们把我妻子放了。

塔河公安局许峰、史伟片警韩国柱等多人开车到我家抄家，抄走法轮大法书等，头一次被拘留十五天，罚款二千元（现在也没还），交伙食费三百元。

回家后有一天，派出所韩国柱等人到家骚扰，我和家人压力很大，很害怕，我就不敢学了，结果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。后就去哈尔滨医院，接连三年，住了三次医院，每次住一个多月。三年医治，吃药

针、住院也不见好，还越治病越厉害。二零零三年我又接着学大法，我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。

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八点多，派出所许峰所长吴国峰领着韩国柱、曹卫和李春芝等到家绑架我，我趁机走了，结果韩国柱又把我绑架了回来。塔河公安局许峰、史伟、王存礼等一人也开车赶来，他们开始抄家。大抽屉有一点缝也都想看看有什么，许峰恶狠狠的说：“我罚你个倾家荡产！”当时就把电视、影碟机都劫走了，把我绑架到塔河县看守所，晚上又来抄家，同时把我的妻子绑架到公安局。他们审讯我妻子：“还炼不炼，与谁接触。”他们把妻子放了。我被关押十五天后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劳教二年，交伙食费三百多元。

当时我腰椎坐骨神经痛的走路困难，托着一条腿走，塔河县警察王存礼和另两个警察把我硬塞到劳教所，劳教所看我身体太差，塔河县警察请客送礼，劳教所也不愿收，最后塔河县警察以过渡这种方式硬把我扔到了劳教所迫害了二年。在绥化劳教所，我被强迫做奴工，装盒、装牙签、挑牙签定任务，完不成给加期，坐小凳不到晚九点不让睡觉。我被严管，包夹不让我与别人说话，不让随便出入，逼着我看诬蔑法轮大法的光盘，洗脑，逼着转化，强行抽血化验，很粗的针头抽一管，只给法轮功学员做，对其他犯人不做。队长李成春逼着我干活，我心律过速，他逼着我吃药、吃完药就全身抽搐。

二零一六年，我因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塔河县公安局、政法委等人到我家骚扰，把我劫持到公安局，欲绑架到看守所，因为我身体不好，看守所不收，警察才把我释放。家人也遭到很大伤害。◇



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

清代官场毒誓应验的两则记载

■陆文

在清朝咸丰年间，遵化直隶州（今河北省遵化市）有位知州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，提了一幅对联挂在大堂中：“我如枉法脑涂地，尔莫欺心头有天”，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贪官，枉法贪污之事干了不少，以至于一州百姓大多都能说上几件。他的对联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

由于当时官场腐败，这知州居然平安退休，回老家河南某县养老。某日，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，头碰巨石，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，脑浆都出来了。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“我如枉法脑涂地”。

青浦县（今上海市青浦区）有位知县，想要加收漕运费用为自己牟利，每石粮食要多收数百钱，县民纷纷提出质疑，反对声四起。他召集百姓，当众率领与漕运相关的胥吏（也就是办事员）20人，到城隍庙中对神发毒誓，誓言为“所加公费出于不

得已，非以肥私囊也，办漕加费，涓滴归公。有沾染一钱者，官不能保首领以没（官员死时不能保住脑袋，身首分离），胥吏等皆立受显罚。”当时人们普遍信神，看到知县在神像前发了毒誓，也就相信了，钱很快收上来了。然而这知县却和胥吏们一起中饱私囊，把这些钱瓜分了。

不到一年，这20位胥吏竟全部相继死亡，知县头颈部也溃烂生了一个大疮，病情日益危急，最终“颈烂头落而死”，应验了“官不能保首领以没”的毒誓。通过胥吏们和知县的死亡，人们也都知道他们都违背毒誓，贪污了多收的费用。

这两则实例均记载在清代薛福成（1838-1894年）所著的《庸庵笔记》中。薛福成本人早年为曾国藩幕僚，后随李鸿章办外交。历任浙江宁波台道、湖南按察使，晚年任出使英、法、比、意四国大臣，深知晚清官场

内情，因此其记载真实性极高。

中华文化五千年，有“一言九鼎”“一诺千金”等成语。中国古人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。因为誓词一出，天地鬼神共鉴，如态度言行不端，自食誓言，定会招来灾祸。

而当今许多中国人，都发过一种可怕的毒誓：就是在其加入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时，发誓为中共“牺牲一切”，“奋斗终身”。中共是什么？其在历次整人运动中，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，作恶多端，终将受到天惩。相信谁也不愿做中共的陪葬品，谁也不愿自己在无知中发过的毒誓兑现，主动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（化名退出也可以），就能废除毒誓，保未来平安。◇

你知道吗？



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，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、自焚的。中共抹黑法轮功报道中的一些自杀、杀人怪事，迫害之前从未有过，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，也从未有过。

上图为中共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现场图片。汽油燃烧，火温可达500度以上，这样的高温中，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，头发也没烧坏。警察拎着灭火毯，在他身后等着，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。这不是演戏又是啥？◇

高呼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台风大浪中平安脱险

村里有一位退休的教师，由于受中共无神论的洗脑，对法轮功不认可。一天本村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罪恶滔天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出中共一切组织，保未来平安，让他三退（退出党、团、队）。可是，怎么说他也不退，法轮功学员就又告诉他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会得福报，遇到危难时念，法轮功师父李老师会救你。

过一段时间，他去外地打工，一天老板让他出海，说去一次7天，给二千元，他去了。

没想到遇到了台风，大风浪像杨

树那么高，船上的人吓得哭爹喊娘的，这时他想起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话，让大家一起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李老师救我。”

奇迹发生了，他们一喊，船帮就出现五彩光挡着风浪，不喊，海水就直往船上灌，所以他们就拼命地喊，嗓子都喊哑了，船终于靠岸了。别的船都翻入了大海。他们得救了，船老板非常高兴，庆祝他们生还，宴请他们。

回家后，他亲自找法轮功学员，用真名把党退了，并说，这回我什么都明白了，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谢谢你们老师救了我。◇